



【中外科幻小说选集】

Zhongguoai Keshuan Xiaoshuo Xuanji

火星上的思想剽窃者

〔美〕约翰·坎贝尔 著



10元本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外科科幻小说选集

火星上的思想剽窃者

[美]约翰·坎贝尔 原著

文 彬 编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110 AB 25 104

中外科科幻小说选集

火星上的思想剽窃者

[美]约翰·坎贝尔/原著

文彬 编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责任编辑:马图雅 封面设计:杨群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60 字数:3840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一版 200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7-5312-1503-9/I·361

全 30 册定价 300.00 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火星上的思想剽窃者·····	约翰·坎贝尔(1)
较 量 ·····	约翰·坎贝尔(42)
星 星 ·····	阿瑟·克拉克(47)
岗 哨 ·····	阿瑟·C·克拉克(56)
巴恩豪斯效应的报告·····	佚 名(72)
哈里森·伯杰隆·····	小库尔特·冯内古特(89)
彭家角的巫师·····	弗雷德里克·波尔(101)
大马士革的假日 ·····	定金伸治(108)
圣战之落叶之遗产 ·····	定金伸治(214)
狮子魂之吼 ·····	定金伸治(272)
圣战之逝者 ·····	定金伸治(327)



火星上的思想剽窃者

第一章 仿 生

(美) 约翰·坎贝尔

罗德·布莱克抬起头来，暗自一笑。从火星上看，白炽的太阳因相距很远而显得小了。众多的星体却更为明亮，闪烁可见。地球是其中最明亮的一颗，离这儿才不到六千万英里。尽管如此，火星上的天空看起来几乎是黑的。

“这下可够他们追的了，特德。”他说，并朝着地球的方向点了点头。

特德·彭顿庆幸地笑了笑。

“他们很可能正在我们常去的地方调查我们的下落呢！他们找不着我们，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谁叫他们把原子能研究宣布为非法的呢？”

“你得承认，事情确实闹得太大了。凯伦贝格这人太不谨慎了。你想，他一次原子能爆炸就把三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从欧洲中部一笔勾销了。





这怎么能不叫人们提到原子能研究就有点儿心惊肉跳呢？”

“不过，他们也该动动脑筋想一想。你想，哪一个人发现了原子能的秘密还会坐在那儿，等候死刑判决呢？他一定会溜之大吉，跑到一个没人知道的星球上去躲一阵，把乱糟糟的局面交给律师去处理，等事情平息了再回来。我们研制成了原子能也就成了能够上火星的绝无仅有的人，没人能把我们抓回去，除非他也接受和使用这个被人们憎恶的原子能的力量。事情本是这样明摆着的。”布莱克争辩说。

“我们的要求，不知道老贾米森·蒙古马利·帕尔巴勒给争取到多少，”彭顿若有所思地说，“他说能在三个月内把事情弄好。现在已经是离开地球后第三个月了。这已经是第三个星球了。算了，让政府去烦恼吧。好朋友，我们还是继续航行下去。我还是认为，我们登陆时看到的是一座城市的废墟。”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我记得你刚踏上月球时，作了个袋鼠跃，倒栽葱，脖子先着了地。怎么不眼冒金星呢！”

“我们已经是失重情况下走路的行家了。从月球到金星又到……”



“不错。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陌生的星球，又有陌生的种族，不摸清它的脾气我才不愿意去冒险呢。我们还是先把这个星球察看一番，就以那边的低地为界，算作第一站。来吧！”

他们爬上了一片绵延起伏的沙丘的顶峰。在他们的脚下展现的大片土地和他们在前一个沙丘顶上所见的相同——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荒凉的红土，活像一个铁的星球团长期无人管理而生锈了。

那个低地就在他们的紧下面，是一片红棕色粘土，点缀着一簇簇绯红色树丛。

“看来像是日本枫树。”布莱克说。

“一定是一种不靠叶绿素来吸收太阳能量的植物。我们去采些标本吧。你有一支紫外线枪，我也有一支。我看我们分头活动不会有危险。左前方的一簇植物似乎与众不同。我到那边去看看，你就一直向前。见到什么花、果、浆果或种子之类都可以收集些。少采些叶子——这你是知道的。我们在金星上都采集了些什么啊？一大堆无用的东西！你见到小的植物，就戴上手套，将它连根拔起。见到大的，别去碰它。我们在金星上不是碰到过一些特别令人不快的标本吗？”

布莱克不服地哼了一声。“还用你告诉我！我





才不是那种被好看的果子迷上了，不顾危险爬剪刀树的聪明人。我啊，用枪把它们打下来。走吧，祝你好运气。”

彭顿转向左边走去。布莱克向前走着，来到一簇形状奇特的植物面前。它们呈圆穹形，有三英寸高，十几片剑状长叶往下耷拉着。

布莱克小心翼翼地拣起一个小石块朝着一棵植物扔去。石块落地时激起低沉的回响，但树叶纹丝不动。他拿出绳子来碰了碰一片叶子，但是这片叶子并没像他有几分预料的那样生出刺来扎他，或者合拢来抓住他的手或者突然躲开——他在金星上有过接触凶猛植物的教训。布莱克剥下一片叶子，接着又剥了几片。这棵植物别无异常反应，这使他感到意外，却又高兴。

整个地区都生长着这种东西，几乎都一般大小。有一些零星生长着，长势各不相同，有的才育出少许剑状叶片；有的长出了三英寸小小的圆穹顶；有的则已完全长成。罗德小心地避开那些大的，只拣了两棵小的连根拔起，塞进标本袋。接着，他站到一旁，观看其中一棵垂头丧气般蹲在厚厚的粘土层中的植物。

“你落得这般模样，我想总是有个原因的。如果你在你旁边长出一棵粗壮茂盛的树木来，就会把



你完全挡住，截走所有的阳光。这里的阳光本来就不大够。”他瞧了一会儿，脑海中浮现出一棵粗壮的日本枫树生长在这异乡红棕色粘土中的图景。

他耸了耸肩膀，信步离开，去寻找别的植物。这儿没什么其他植物。这一种植物显然已将其他植物彻底扼杀了。反正他也不在乎，他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在飞船上看到的那座城市的废墟。只因特德·彭顿过分谨慎……

布莱克终于沿着自己迂回曲折的足迹走上了回飞船的路。他来到凭足迹判断是他刚才采集标本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在他面前挺立着一棵日本枫树，近十五英尺高，树皮漂亮整齐，树叶足有四分之一英寸厚。树叶，还有那树枝都十分规则——出奇地规则。然而，除此之外，这确确实实是一棵日本枫树啊！

罗德·布莱克惊愕得下巴垂下足足三英寸，连结下巴的韧带也疼起来。他目不转睛地瞪着，他那茫然的目光凝视着那棵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日本枫树，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猛地合拢嘴，发出一声轻轻的诅咒。树叶微微抖动一下，发出沙沙的声音。再看时，树叶已不再是四分之一英寸了。它们变得薄如纸帛，叶脉纤细。树干





也分明长高了，并且开始长出三根新的树枝，这回是不规则的了。他看着它们往外长，不是先抽出小枝条，而是连枝带叶一起慢慢地往外长。他再注意看时，那些树枝又很快缩了回去，变成细长的枝条，像通常树木抽枝一样。

罗德大叫一声，朝着他和特德·彭顿分手的地方奔去。彭顿的足迹在前面折过一边去了。罗德以火星地引力微弱情况下允许的最快速度飞跑着。他又绕过一簇剑叶植物时，突然看到特德·彭顿就在面前。“特德，”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跟我来。出了一桩怪事。有一棵——一棵看来像日本枫树，但又不像的植物。因为你盯着它瞧时，它会变。”

罗德停了下来，开始往回走，并招呼特德跟着他。

特德却一动也不动。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话音相当清晰，也是喘吁吁的，似很激动，但是话本身除外，别无令人激动之处——他是用罗德·布莱克的声音在说话呢！

罗德呆住了。他又匆匆后退了几步，自己绊了一跤，一屁股坐在沙里。“天啊，特德——特德，你说——说了什——什么呀！”



“我不知道该说——说什——什么!”

罗德沮丧地呻吟起来。那人的答话起初完全是他的音调，说着说着很快变了调，到末了时活像特德的声音了。“我的天啊，”他又哼哼起来，“我要回飞船去，快!”

他刚走开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特德·彭顿开始移动了，仿佛腿肚子支撑不住上身似的怪模怪样地摇晃着。他十分小心地抬起左脚，轻轻地将它摇晃一下，好像一个被粘在粘蝇纸上的人要脱身一样。罗德跑得更快了。长长的根须从那人的脚上挂下来，缩进脚里时直往下掉粘泥。罗德端起紫外线枪，转过身来……随着原子能的引爆，那支枪便嘻嘻地响了起来，喷射出一缕紫外线光束，周围裹着一层烟雾缭绕的光柱，愤怒地吞噬着向前扑去。

特德·彭顿的身体顿时冒了烟，脑袋中间一下子钻开了一个高尔夫球大的窟窿，同时发出一阵蒸汽扑腾和油烟喷溅的刺耳声。这个身体并不倒下，只是往下塌陷。它融化得很快，如同雪人被送进了火炉。手指化成了一个坨坨，尚未化尽的脸开始下垂、收缩，形状可怖。霎时间成了一张其愚垂如袋的、呆滞的眼睛曾目睹和享受过人世一切邪恶的脸。那双发射出怪诞光芒的眼





睛，含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所发出的狂怒，跳动、闪耀了一下，便随着那张扭歪的脸一起熔解消失了。

那东西的手臂开始往长里和宽里长，变得很长、很宽。罗德站着，看呆了。这时已经很宽而且越来越宽的手臂上下拍动起来。那东西离开了地面，笨拙地拍击着飞走了。一时间，仿佛还看见那充满仇恨的眼睛的最后影迹在阳光下又闪烁了一下。

罗德·布莱克坐下，笑了起来。想起那个已经飞去的有着蝙蝠般身子的东西的那张熔化的脸和它那中间带着个烧焦的窟窿的袖子般大的脑袋这一可笑的情景，他不由得笑不绝声。当又一个特德·彭顿般的东西从植物丛后出现时，他笑得更起劲了。他举枪对准那个家伙的脑袋正中间，大声命令说：“飞开！”一边扣动扳机。

这个家伙灵敏些。它身子一闪，躲开了。“罗德——看在上帝面上——别笑了！”它说。

罗德止住了笑声，迟缓地思索起来。这个家伙用特德·彭顿的声音说话。当它又站起来时，他更仔细地瞄准目标，又发射了一束光。他想叫它也飞走。但是，它又一次躲了过去，这会闪向另一个方向，并迅速跑了上来。罗德匆忙站起来



逃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突然摔倒了。一根绳索从他后面甩来，将他的身子和手臂牢牢套住，使他动弹不得。

彭顿气喘吁吁地俯视着他。

“怎么回事儿，罗德，你究竟为什么要朝我开枪？”

罗德听到自己又发出一阵情不自禁的笑声。特德充满忧虑的脸色又使他想起了那个会飞的东西及其熔化的脸——多像一尊烤热的蜡像。彭顿伸出手来，在罗德脸上重重打了一巴掌。过了一会儿，等罗德镇静下来，才解开套在他身子和胳膊上的绳索。布莱克宽慰地舒了一口气。

“感谢上帝，是你啊，特德，”他说，“你听着。不到三十分钟前，我看见过你。你就站在那儿。我跟你说话，你用我的声音回答。我正要走开，见你从地里拔出像植物一样带着根须的双脚。我朝你开了一枪，打穿了你的前额。你像一个蜡做的娃娃，熔化了，变小了，变成一个蝙蝠般的东西，生出翅膀飞走了。”

“哦——”彭顿慰抚地说，“倒也有趣。那，你为什么事儿找我呢？”

“因为我刚才去的地方出现了一棵日本枫树，是在我一转身的工夫长出来的，我盯着它瞧时，





它的叶子还会变。”

“喔，老天爷。”彭顿看着罗德，满不高兴地说。接着，他又以较平静的口吻说，“我们最好去看看吧。”

罗德走在前面，凭着足迹引路。到了该看得见那棵日本枫树的地方，却不见其踪影。他们来到罗德的足迹表明本长着那棵枫树的地方，也还是没有。那儿只有一棵略显得凋萎的剑叶灌木。布莱克迷惑不解地瞧着它。他走过去，小心地摸了摸。它仍然静静地蹲着，全然是一棵枝叶垂颓的植物。

“它刚才就在这儿，”布莱克呆滞地说，“但是，现在又不见了。我敢肯定它刚才是在这儿的。”

“这很可能是一种——呃——幻觉，”彭顿断言道，“我们回飞船去吧，我们已经走了很久了。”

罗德跟随彭顿走着，一面仍惊叹不止地摇头。他完全陷入沉思。因此当特德不快地轻轻嘟囔了一声站住时，他差一点摔倒在彭顿身上。特德回头把罗德仔细端详了一番，接着又转过脸朝前看去。

“哪一个？”他过了好一会儿才问，“是你



啊？”

罗德的眼光越过彭顿的肩头朝前看去。在彭顿的前面站着另一个罗德。“我的天啊，”罗德说，“这回轮到我了！”

“当然是我啰。”在前面的那个回答彭顿说，说话的声音也完全像罗德·布莱克。

特德瞧着，瞧着，终于不愿再看了。

“我不相信这一切，压根儿不相信。Wobist-dugewesen, meinFreund^①？”

“Wassagstdu？”在前面的那个布莱克说，“但是，为什么要说德语呢？”

特德·彭顿慢慢地、思虑重重地坐下。罗德·布莱克直愣愣地瞪着另一个罗德·布莱克，目光微含愤怒。

“让我想一下，”彭顿不高兴地说，“总会有办法能区分的。事情是这样的：罗德和我分了手，后来我拐弯回来时见他失常地狂笑，还朝我开枪。它的相貌和声音确实都像罗德。但是，他说了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再接着，我和他——或许是那个‘它’——一起走着，遇见了另一个布莱克，它至少比头一个清醒些。有了，有了，我

① 德语，意思是：“朋友，你在哪里？”答话的意思是：“你说什么？”





会德语，罗德也会。那家伙分明能知道别人头脑里的东西，就像变色龙一样，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是什么意思？”罗德·布莱克问——究竟是哪一个问题，没有多大关系。

“变色龙可以按自己的愿望随意改变颜色。许多动物为了保护自己学会模仿别的动物，但是这需要经过若干代才能实现。这东西显然能随心所欲地以任何形状或颜色出现。一分钟前，它认为在这里剑叶灌木是最合适的生物。有些剑叶灌木很可能是真正的植物。罗德想到了枫树，想到了枫树的长处。它知道了罗德的想法，决计试试看。但是，这个地方失水过快，不适于枫树生长，于是又变了人去，因此才显得那么憔悴。”

“现在这东西决定变作罗德·布莱克试试，就衣冠整齐地出现了，叫我压根儿弄不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罗德·布莱克。”

“用我们懂得的语言来考验它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我们头脑里的东西它都能知道。不过总会有办法的，总会有的。喔，对了，说起来很简单。罗德，用你的紫外线枪替我把那家伙的脑袋烧个窟窿。”

罗德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立即操起枪来，





迅速扣动扳机。那个假冒的罗德顿时熔化了，近一半掉进了沸腾的泥土里。罗德又用紫外线枪射出烈焰，将其余部分化为灰烬。罗德叹了口气说：“感谢上帝，我是真的。那一阵子，我自己也没把握了。”

特德抖擻了一下，双手捧着脑袋，轻轻摇晃着。“凭着九个行星的九位神仙起誓，这是个多么奇怪的世界啊！罗德，看在老天面上，你以后要一直和我在一起，永远在一起。不管干什么事，不要撂下那支枪。他们不能变出一支紫外线枪来，但是如果它们拣着一支，那，天晓得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我们回飞船去，离开这个鬼地方。刚才我还以为你疯了昵。我错了，因为真正疯了的是这个鬼地方。”

“我是疯了——有那么一阵子。我们走吧。”

他们走了，匆匆越过了沙丘，奔向飞船。

